



一個服兵役的少年

文／孫建琪

他要去當兵了，這並不是奇怪的事情，在這個和平的國家裡，每個男孩都要應國家的徵召入伍。後天，就要去新兵訓練中心報到，而現在正在離家稍遠的外婆住處做當兵前的招呼，外婆行動不便，這個少年認為去看一下外婆是應該的。

「現在就回去嗎？再睡一晚吧！」

「不行呀！後天就要過去了，今天不回家整理行李就來不及了！」

「吃了晚飯再走？」

「車票都買好了，而且火車也快到了，現在真的要走了。」

他有耐心而堅決地一一回絕外婆的心意，最後只收下外婆的三千元。對一位年近九十而且不良於行的老人家，錢或許是最有用處的東西了，同時也是老人所能擁有而不會離去的寶貝。他小心翼翼地收下了錢，「等我放假，我會再來玩的。」外婆點了點頭，臉上一如往常面無表情，似乎離別對她已不代表什麼意義，臉上可以看出經歷許許多多的離別，而少年，哀傷的走了，更沒忘了和外婆一塊住的阿姨、姨丈道別。和阿姨說話是一件愉快的事，她是樂天派的人，說起話來總是讓人開懷大笑。回去的路上，他想著「如果不用當兵，我可以每個周末來這兒」，但為這個想法嚇了一跳，不敢相信即將要當兵的自己竟會有這念頭。急忙讓自己腦袋空白不再去想，慢慢地，頭倚著車窗進入夢鄉。

下了車後，他並沒有回家，和兩、三位朋友到餐廳小聚一番，當作入伍前的送行，當然女朋友也去了。

「我跟你說喔，有些學長很壞，壞到不可思議

的地步。」

「知道什麼是電光操、嫦娥奔月？五百公尺障礙總有聽過吧！可是有聽過是在寢室裡跑的嗎？」

「好了啦，別嚇他了，告訴你喔，總歸一句話：『不要太白目』知道了吧！」

此時少年默不作聲。

聚會結束後，他和女朋友在社區公園的長椅上坐著。公園雖小，但佈置的很有氣氛，此時夜也深了，沒有路人也沒有車輛呼嘯而過。公園內只有他和女朋友，兩人之間只有沈默。

女朋友打破沈默：「你剛才說什麼，可以再說一次嗎？」

像避開女朋友注視的目光，低頭說：「我想分手」「為什麼？」女朋友緊接著說。

少年沉默了一陣，緩慢的說：「妳也知道我要當兵了，我不想，讓妳等我這麼久。」

話一說完，女朋友馬上接口說：「你就是不相信我囉！你怕兵變，是不是？」

他沒有說話，只慢慢的點了頭。女朋友站了起來，大聲的說：「隨便你，要分就分。」

說完轉頭就走，女朋友雖然沒有回過頭，但是腳步卻停下好幾次，不過她的背影依然消失在黑暗中。少年捧著頭一動也不動心裡想著她生氣了，她是在氣對她的不信任，此時心中又興起了躲避兵役的念頭，而且這念頭就如怒濤般一波波侵打著少年的心，內心深處大聲迴盪著「我還有好多地方沒去玩，還有好多東西沒試過，我想天天和這些朋友玩耍，最想和她在一起。」她，當然是指女朋友，而少年還是拖著沈重的腳步回家，開始覺得徵集令就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像是死刑執行令一樣。他知道當兵只是一時的，退伍後仍然可以享受他的人生，盡情的呼吸屬於自由的空氣，可是對軍隊團體生活、管教方式以及學長學弟制感到徬徨不安，害怕自己無法適應軍中的一切，愈想愈害怕，終於忍不住大聲喊了出來「我是自由的，我屬於城市的一部分，我不受任何沒有意義的命令、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少年站在屋外看著自己的家門口，呆了一會才按下門鈴進入家門。母親坐在他的行裝旁邊，用一如往常的溫柔語氣說：「怎麼那麼晚才回來呢？」他心裡一陣溫暖，知道不論如何，不管做了什麼或去了什麼地方，都會有人關心他、幫助他，可是卻沒有回答，只坐在母親身旁注視著已打包好的行李。少年回想今天發生的事，他宛如掉入了暗不見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海巡 2001 號巡邏艇在海上巡邏。

光的無底洞，所有的事像以光年的速度從身旁疾馳而過，卻又覺得時間停頓了，分與秒已不再為自己而走了。少年愈感到無力，愈感到受人擺佈，感到對未來的不安，感到自己是多麼地依賴朋友、父母及都市生活。突然，少年脫口而出：「媽，我不想當兵。」

母親停止了一切活動，她看著這個自小呵護到大的獨生子。母親心中也不願意讓這唯一的兒子去外地受苦甚至受欺侮，但是她了解孩子長大了總是會離開父母的庇護。母親默不作聲，屋內一片寂靜，直到電話鈴聲響起，母親才說：「等你爸回來再說吧！」

少年知道母親受教育不多，大事往往都是父親決定的，少年站起身來去接電話，鈴聲是房間內電



話響起的，走進房間拿起電話，是他的好友打來的。

「喂，是我，對不起，今天沒跟你們去。」

「沒關係啦，下次還可以再出來玩。」少年的語調沈重而且BLUE。

「發生什麼事？怎麼好像怪怪的。」電話另一端的好友察覺了少年的煩惱。

少年心想：「原來語言也可以顯現人的心情。」他說：「其實後天要當兵了，有些害怕不安。」

「嗯，原來如此，我對當兵不是很懂，可是我覺得不用那麼害怕當兵啊！當兵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什麼不是壞事，它已經害我跟女朋友分手了。」少年一回想起那時的事就一陣心痛。

好友用驚呼的聲音說：「什麼！不會吧，為什麼？」

「因為我。」

「你怕她會兵變嗎？」好友迅速地打斷少年的話。

「嗯，沒錯。」少年又是一陣心痛的說。又說：「我想我會爲了她逃兵，如果她真的兵變，我根本不敢想像我會做出什麼事。」

好友又是一陣沉默，「先不說你們分手這件事是對是錯，但是我要先糾正你對兵變的反應。你有想過你們以後會結婚嗎？」

「沒有，但是我想早晚會考慮到。」

「既然沒有，就表示你們會結婚直到白頭嗎？我看不見得吧！也就是在不久的將來你們可能會分手，既然會分手就表示你跟她都不是真心相愛。」停了一下又說：「至少短時間內是相愛的。就算是相愛而分手，也是命運或現實使你們分開，你傷害她或傷害自己甚至或傷害其他人對你自己又能有什麼幫助呢？你怕她會在你當兵時變心，對一個會變

心的人你有什麼依戀的，她的變心只是讓你看清她，對此你應該慶幸。我說的或許很亂，但是你真的要仔細地想爲了一個變心的女人而做出任何讓你後悔莫及的事，這樣值得嗎？唉！我還有事要先掛上電話了，拜拜。」

一如以往好友總匆匆忙忙地結束談話。少年臉上帶著一絲微笑，心中的黑暗無底洞似乎有亮光透了進來，腳也好像能踏到實地了。突然父親的聲音從房門口響起，原來父親在少年跟好友談話時已經回來了。

「你媽媽說你不想當兵？」

「有說過，可是……」

「少年要心懷大志，這句話聽過嗎？你不能一輩子永遠的窺探自己的世界，井底之蛙也是跳出了他的那口小井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廣大與多采多姿。然而跳出井外，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如果不懷有想到外面世界的志向，如果不冒著會從井壁摔下來的危險，能成功的跳出去嗎？你也是一樣，不要把當兵認做是件苦事。在服役時你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就宛如一個小型社會，是磨鍊你從男孩變成男人的試金石，你會學會待人處世、學會服從，也學會認真不敷衍，以及學會獨立不依賴其他人。你不可能永遠是個男孩，也不可能永遠在家庭的保護下，總有一天你將要一個人獨自面對未來的一切，你認爲這是一個處處想依賴的男孩能做得得到保護家人甚至自己嗎？記住，少年要心懷大志，不要拘束在自己的世界裡。」

「嗯，我懂。」

父親似乎滿意的笑了，轉身進入自己的臥室。此時的少年宛如新生一般，他已經了解服役對他而言到底還是種有意義的生活。他的內心不再害怕入伍，取而代之的，他已經開始期待服兵役日子的到來。（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訓練中隊）